



❖忆海拾珠

1934:蔡元培与山大人面对面

蔡元培旅青的这段日子里,整天忙于和岛城各界的权威人士会面、交流,以及到中学演讲。

□田钢

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一生对青岛、对山东大学情有独钟,曾多次到访青岛,对青岛海山风光之秀丽赞叹有加。在他的力主下,原在济南的山东大学改移青岛,他积极参与国立青岛大学(山大于1929年至1932年称国立青岛大学)的筹备工作,亲自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校门口挂的“国立青岛大学”的木牌是他亲笔写的。那封为解决学校经费困难致吴敬恒的信,是从青大一座小楼里发出的。特别是举荐了两位北大爱将杨振声、赵太侔先后任山东大学校长,使北京大学“兼容并蓄”的学风,融入了山大的血脉。这一切,在现有的史稿、资料中皆有记述,而对蔡元培先生1934年青岛之行的记述十分鲜见,或吉光片羽,或语焉不详。而时年66岁的蔡元培此次青岛之行,在长达两个多月(8月29日至11月10日)的时间里,与青岛社会名流,特别是和山东大学新旧旧友频繁接触和交流,突现了山东大学历史上珍贵的一页。前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蔡元培日记》,详记了蔡元培先生在这74天中的活动景况和感受,这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1934年8月28日上午九时,蔡元培与夫人养浩(黄仲立)携儿子晔映、怀新、英多,从上海港搭乘普安轮北上,29日午后二时到达青岛。这位中国教育界、文化界泰斗的到来,震动了“红瓦绿树”的岛城各界,到码头“来接者有刘梅垞表兄、赵元任、李济之、赵太侔、李超夫妇、沈市长代表等”,暂下榻观海一路十号其表兄刘梅垞家。9月12日,移居靠近海滨的福山支路14号。

蔡元培旅青的这段日子里,整天忙于和岛城各界的权威人士会面、交流,以及到中学演讲。市长、舰队司令沈鸿烈及教育局长等均前来拜访或宴请,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及夫人杨步伟女士,自然是蔡公



▲绿树掩映的国立青岛大学。

的座上客。一些中学校长纷纷邀请这位大教育家前去学校演讲,市立中学、李村中学、四方胶济铁路中学等校师生均有幸聆听了蔡公生动而富有哲理的演说,他在铁路中学的演讲题目是《于课堂中求趣味,于课外作实验》,内容贴近学生实际,很受欢迎。蔡元培这次在青期间两次会见胶济铁路管理局的领导人,是有特殊背景的:该局系1928年国立青岛大学筹建时资助单位之一,每年资助青岛大学一万两千元,且信守承诺。

坐落在大学路的山东大学校园,蔡元培在几年前曾在这里短时居住,山大的教授中多位来自北京大学,可谓地利人和。从日记里看出,他每隔三五日就有一次和山大人的交流、会见。校长赵太侔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又在北大担任过兼职教师,对老校长的到来,作为东道主,自是更为热情。他8月29日到码头迎接,次日晚,即与夫人俞珊一同到蔡元培下榻处拜望,

31日晚,“赵太侔、俞珊夫妇招饮于顺兴楼,座有元任夫妇、邓□□、丁山、怡荪夫妇、梅垞等”;9月18日,“赵太侔来,约二十日午前九时参加山开学事”,20日,蔡元培如约参加了山东大学纪念会,演说中阐述了山东大学较国内各大学特优之点,日记中概括写道:“(一)山海壮观;(二)组织完善,例如文理学院之合设,工学院与理学院之连贯,农学院之专事研究,均与我个人主张相同。最后说,学生享此幸福,不可辜负之,尤不可因享受幸福之习惯,而失去刻苦耐劳之精神云。”

青岛市高层人士及北京大学校友宴请蔡氏时,大都邀赵太侔作陪,如10月4日“午,律师于世琦招饮顺兴楼,座有道充、太侔及姜忠奎等”,同日,“北大旅青同学招饮中山路青岛咖啡,先摄影,公推太侔致词,我答之。座间有人提议组织同学会,推赵、张(怡荪)、狄、杨、王五君为筹备员。”这也许



❖饮饌琐忆

潍坊杠子头

在北方地区,特别在东三省,潍坊的杠子头非常出名。人们出远门、下关东,途中就带着杠子头食用;有的专门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今天的杠子头仍然是一种热销的大众化食品。

□于家干

山东自古盛产小麦,各种面食花样繁多。北魏时期,潍坊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农学家、美食评论家贾思勰,他在《齐民要术》中把山东的烧饼写得十分详细,将其分为酵法、白饼法、烧饼法、髓饼法,以及馓子、环饼、馓饼等,所谓烧饼法就是现在所用的方法。《资治通鉴》文中记载东汉人赵歧流落北海(即潍坊)以卖饼为生。这是有记载以来较早记载经营烧饼的文字。可见那时山东的烧饼已经作为商品流通于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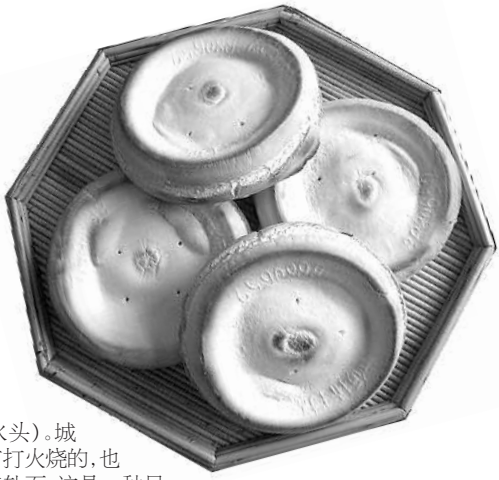
历史上潍坊农民有利用农闲时节来做烧饼卖的习俗,也就是

今天的硬面火烧。人们以此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他们用木杠子来轧面,面是死面的,把面和得非常硬,火烧为圆形,周围厚中间薄,一面凸,一面凹,每个半斤重。成型后,细火烙、烤、烧等办法制熟。因为是乡下人做成的,城里人叫它“乡火烧”。

解放前,潍县于河镇流饭桥村的乡火烧最出名。每逢集市,他们用专门做的长条筐子盛着火烧挑到大集上卖。北沙滩专门有一个火烧市,城区各商号及大户人家都要买上几筐火烧存在家里,一不怕霉,烱着吃方便;二是为了省钱,因为火烧与面粉几乎是一个价(农民主要为了获取麸子及

很少的水头)。城里人也有打火烧的,也用杠子来轧面,这是一种呈半圆形,像一个略扁的大馒头,周边带有五个翅子,顶部盖有一个圆圈。这种火烧,用死面与发面混合制成,名字叫杠子头火烧。潍县的小孩满月剪头时,有买火烧、撒铜钱的习俗,寓意孩子长大后“壮实、头皮硬,运气好”,蕴含对下一代的期望与憧憬。潍坊人吃“现掏炉”的杠子头,最爱就着花生米吃,真可谓越嚼越香。

在北方地区,特别在东三省,潍坊的杠子头非常出名。人们出远门、下关东,途中就带着杠子头食用;有的专门作为馈赠亲友的



礼品。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今天的杠子头仍然是一种热销的大众化食品。

杠子头,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内涵,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的符号。并代表了潍坊人特有的道德和价值取向,山东人、潍坊人的性格——直来直去,敢作敢为,不怕困难等一系列好传统,统统称之为“杠子头”精神!正如诗人郭顺敏为杠子头赋诗:“常备风尘挂马鞍,两分火色一分圆。七分硬气实心里,看把南墙撞北山。”

是北大青岛校友会的源头;10月11日,“周志俊招饮顺兴楼,座有太侔、法章等……”9月29日,蔡氏夫妇用青岛市公安局局长赠送的义务戏入场券观看演出,演出剧目除了《六月雪》、《柴女士》、《沈头刺汤》(陶女士)、《御碑亭》(尚小云)之外,还有赵太侔夫人俞珊演出的《四郎探母》,这位中国戏剧史上的明星,已经很少走上舞台,这次到场演出,显示了对蔡氏的特别尊重。

从日记看,蔡氏这次在青期间,除了和赵太侔经常交往之外,与山大教授中新老相识的接触交流也是很频繁的。8月30日,蔡氏抵青的第二天,山大中文系主任张怡荪(煦)和张紫维即前去其寓所拜望,此“皆北大旧生而在山东大学任教职员者也”,张怡荪是1933年接替闻一多任中文系主任的,讲授音韵学、先秦文等许多课程;交谈中,张煦告诉老师说自己已“自英文及日文各译藏文辞典一部,尚未印”,在此后的几次往来中,藏学问题成为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从日记反映,山大教师中还有多位对藏学研究很有兴趣,可谓极一时之盛。中文系的姜忠奎(叔明)教授对文字学、目录学、说文研究有专攻,他向蔡氏赠送了所著《说文转注考》二册。蔡元培对山大人的接触面甚广,除文史方面的教授外,还有生物系教授刘仲熙,数学系教授黄任初(际遇)等等,作为东道主的山大教务长杜毅伯(光坝)、秘书长皮松云,宴请、迎送自为分内事。

蔡元培的这次青岛之行,游兴甚浓,几乎踏遍了岛城的大小景点,到崂山太清宫观耐冬、赏丹桂;到聚仙宫察看元人重修碑记;游丹山,看红叶;迎宾馆、水族馆、四方公园、湛山寺等,都在其游程之内,抽暇还到山大图书馆看看书报。这丰富而惬意的生活,使其流连忘返。11月10日11时,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诸亲友,登上回沪的海轮,离开青岛。

蔡元培1935年最后一次来青岛小住,1940年病逝于香港。(注:引号内文字皆摘自《蔡元培日记》)

壮然时夏人

□李贞寅

每年一进入夏天,我总会想起幼年时所度过的夏天,那时的夏天我觉得最难熬。

我从小生长在济南长清区一个偏僻的山乡农村里。那时家乡缺水,乡亲们为了积存点雨水,在当时建村时,在村庄的中心地带或村头处,留下几处空地,挖几个湾坑,让下雨时的雨水流进湾坑,把雨水积蓄起来,平时洗洗衣服,饮饮牲口,到春季缺水季节时,可从湾坑里挑水去栽地瓜、种棉花。

我家就住在村子的中心地带,乡亲们就在我家的不远处,深挖砌垒了两个湾坑,两个湾坑常年积存着水,这倒成了蚊子生长、繁殖的基地。蚊子的幼虫孑孓在湾水内游荡成长,孑孓变成的蚊子趴满湾坑周围用石头砌垒的石壁,一到傍晚时分,飞进农户院落和牲口栏圈,对人和牲畜进行疯狂叮咬。那时,在傍晚时分,你站在星门口看看,蚊子多得都滚成



蛋。母亲常说,这么多蚊子真能一拳打个窝。那时住的屋子都是木头门,木根窗户,窗户上冬天糊上一层纸,夏天怕热把纸都撕掉了,又没纱窗,纱门,多数农户连架蚊帐都没有。人们在夜晚入睡前为了驱蚊,用一个破瓦盆,堆上一盆麦糠,点燃后利用冒出来的烟,用蒲扇扇着烟来驱蚊。蚊子从门口被赶出,等烟没了,门虽关上了,蚊子又从窗棂处钻进来了。蚊子对人们不住地叮咬,那时夏天的夜晚真让你没法睡一个囫圄觉。

夏天的蚊子叮咬作乱,臭虫更疯狂。那个时代农户的住房多是用土坯砌垒的,屋内是用土和石灰和制的泥墙,屋内墙皮一干,难免出现些裂纹,这些裂纹便成了臭虫孳生、繁殖的基地。夏天的晚上,人们一入睡,臭虫便从墙壁内钻出,爬到床铺上咬人吸血,人一旦被臭虫咬了,身上感到火辣辣的痛。为阻止臭虫咬人,父亲从商店里买来“六六六”药粉,沿着炕里沿撒,“六六六”药粉的气味,熏得人直头疼。药粉管不了几天,臭虫照常钻出来咬人。那时,各农户家的炕上都铺着青草,当地叫“干草”。臭虫咬了人,白天又都钻进炕席底下的干草里。天气晴好时,母亲就把铺炕的干草全都抱到打谷场上去晒,在火热的太阳照射下,母亲把干草一把把地摔打,那些被摔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臭虫,满打谷场乱爬,母亲怕臭虫再爬到农户家咬人,用扫帚把臭虫扫到一起,堆上柴草点燃后把臭虫全部烧死。

虽然人们变着法子来治臭虫,但臭虫繁殖太快,还是一个劲咬人。

夏天的夜晚,上面被蚊子叮,身下被臭虫咬,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很难得到安宁的休息。夜晚睡不好,白天困得直打瞌睡。我常盼着这难熬的夏天快快过去。

眼下,人们的住房都进行了改建,夏天都安上纱窗、纱门,屋内使上空调,家家户户都有驱蚊药物,有的驱蚊用上“电雷达”。那咬人的臭虫早已绝了种。如今夏天的夜晚,人们都休息得十分舒适,可我一回想起幼年时过夏天的那个难熬劲,还打心眼里发愤。